

上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革

此論聖與聖之同時地異而其揆不異也。前舉舜文為例未推到舜聖皆同前清輕就歸重末句即不必據重主舜亦不必單拈道字代揆字。范註原在圈外。舜生三子而此言舜文之迹異而所以行中國者自合二三即分別舜文

只重東西為下節地字張本雖以地言而時在其中故第三節並標舜文不但言地相去而兼言世相後為得志二山反振蓋將言其同而先言其異也。此二即重本向之合要皆為末即起例耳。得志二山得志字輕行乎中國重若合符節不謂得志行乎中國同謂得志而所以行其道於中國者同也。舜文時異勢異行事豈能盡同即舜文亦不期其必同但隨時各當其理便是同論恰遇不論雷同原不在事迹上說若以帝事配及有不同者矣。○泛作相合話頭則下節幾無地步須於無可據據中運他證據方妙。陶唐文云歷險而致英人之休舜為孝子獻地而除炮烙之酷文為忠臣而舜之承亮也。奉旨不必文之萬枯也未嘗不孝及身而見天地之成舜之治萬物復生而觀雅頌之作文之道無變而舜之說天下於禹稷也若將憂之而不見其憂文之分二陳於周召也若將為之而不见其為振耳合符節然耶否耶以得士者方不得志者則禹稷可同於頌予以得士者方得志者則周文可協乎虞舜一語亦遠快幾矣。先聖師是因舜文而開說古今之帝王師相皆在其中不可粘定舜之所謂揆者指聖心揆度事理無過不及之處而言與道揆揆字一樣玩其字斷屬聖人自己不可誤看妄度之二字謂他人度聖人亦不是聖人度聖人。不曰心一道一而曰揆一正是合心與道而言之。舜單言心一便道了外面應事一層看單言道一又道了裡面主事一層。范註單言道一故直圓外惟揆一則就其心之揆度事理處見其同異事物理不齊聖人以心揆度平其間而經權常變各有至當而易得而一也。○湧泉聖章上貢所揆一蓋人非聖人猶或

四書味根錄 孟子 卷之三

離騷章句下

總論見上卷

舜生章

此論聖人心源之合因舉舜文以例其餘前清輕就歸重主舜亦不必單拈道字代揆字。范註原在圈外。舜生三子而此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孟子曰昔古聖人時地不必盡同而心源總無不合者試稽虞舜其始生於此合下

此合下

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孟子曰昔古聖人時地不必盡同而心源總無不合者試稽虞舜其始生於此合下

此合下

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孟子曰昔古聖人時地不必盡同而心源總無不合者試稽虞舜其始生於此合下

此合下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名岐山之近畎夷

畢郢近畢郢

陳新安在畢郢非楚都之郢今有大王墓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

於畢郢計其廢經皆屬於西是乃西夷之人也

此合上節雖皆言地而時在其中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

舜得志于中國謂舜為太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高也。

由東漢至西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因地而趙其時自有虞迄成周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宜其所行之道不盡同也。然舜得士而為天下文王得志而為西伯。其所以行乎中國者隨事順理因時制宜

彼此心理若合符節有

上二節分別此節又並較之不但言地相去而兼言世相後雖其道為得志二句作反孤文勢得志行中國

非時地之所得隔者也。以行事之措於天下者言舜文行事安得盡同但損益合宜隨事合當其理便是同是心同不是迹同須於此

無可證據尋出证据橘壤畢郢是千古大孝的聖人文是千古大忠的聖人舜所遇者皆舜人所遇者舜事舜頗相近而二聖以大忠大

孝行之使移其事督瞍者事終必有天王明聖之想便移其事督瞍必有九若底豫之風大約聖人只是隨其所遇而循這個理

以盡這個心所以舜文無不同

非時地之所得隔者也。以行事之措於天下者言舜文行事安得盡同但损益合宜隨事合當其理便是同是心同不是迹同須於此

無可證據尋出证据橘壤畢郢是千古大孝的聖人文是千古大忠的聖人舜所遇者皆舜人所遇者舜事舜頗相近而二聖以大忠大

孝行之使移其事督瞍者事終必有天王明聖之想便移其事督瞍必有九若底豫之風大約聖人只是隨其所遇而循這個理

以盡這個心所以舜文無不同

非時地之所得隔者也。以行事之措於天下者言舜文行事安得盡同但损益合宜隨事合當其理便是同是心同不是迹同須於此

無可證據尋出证据橘壤畢郢是千古大孝的聖人文是千古大忠的聖人舜所遇者皆舜人所遇者舜事舜頗相近而二聖以大忠大

孝行之使移其事督瞍者事終必有天王明聖之想便移其事督瞍必有九若底豫之風大約聖人只是隨其所遇而循這個理

趙註揆度也
意見趣標岐出不一聖則達其極矣揆度固不容有違

易地皆然章本意正如是結處隱隱照出孟子自任道統量同也揆度志出在行先

也許多輕權

常嘗其謂聖

全言度之而

其道無不同

似為人之揆

聖講家說亦

矣張云其揆

二字當連讀

言聖後聖

相隔已久其

所以揆度事

物之心莫非

發揮子產節範重聽字不待孟子識而其意自月體

相隔已久其

所以揆度事

物之心莫非

發揮子產節範重聽字不待孟子識而其意自月體

相隔已久其

所以揆度事

易地皆然章本意正如是結處隱隱照出孟子自任道統量同也揆度意可也

子產章

此言王政不貴小恩因借子產以立訓是論政體不見論

子產乘輿濟人一事子產亦偶為之宋子玉孟子恐後之

為政者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道以市私恩違正

理而釣虛譽者故識之以微亦技本塞源之意惠

而四節首即看子產斷下三節漸說開去以上言王政當

行馬得以下言私恩無益不可復作評子產語通章演

重平政由前愚而不知為政二字反起為政者目亦不足

政字反收平其政二字是正說指出完全一個政來可大

發揮子產節範重聽字不待孟子識而其意自月體

相隔已久其

所以揆度事

物之心莫非

發揮子產節範重聽字不待孟子識而其意自月體

相隔已久其

所以揆度事

物之心莫非

聖人百世而下有聖人其行當雖不一轍而所以揆度此因舜文推開說上節說道惟其道同故所行無不合揆度也是

乎事之理者則一也先後無二聖則聖蓋有二道哉

而指聖揆度事理無過不及處而言味其字斷屬聖人說盡事物之理不醫聖

人以心揆度其間而經權變各有至當不易之則故行事雖不同而揆之至當不易者此處終不得而二也須從聖學上見所以揆

一蓋人非聖人意旨揆度或歧出若聖則造于其極矣無自不容有二聖有聖而帝聖而王者帝王之名雖異而其揆不容以有異

者一也則知帝有二典王有三策其人惟危而道惟微者皆不外於一中之傳後聖有聖而師聖而相者師相之號雖殊而其揆小合以

有殊者一也則知師有十翼相有六爻其旨雖遠而辭雖文者究不外統於一畫之間先羅文先通舜文之道以揆之則亦有得失於時

者之所為禹湯武之聖而商面者是也法不一而治一也則亦有不得失於時者之所為禹湯之聖而北面者是也道不一而趨一也

由斯以推則又有不得失於一時而得失寧萬世道不行乎中國而行乎萬世者之所為遇不一而功一不可不未始一而心一也萬殊

生厭天理精微之極以權衡萬品而惟聖達天理無先後也立人倫規矩之至以度量羣倫而惟盡人倫無先後也莫自牧聖人

之制事也本乎理是理也先聖不必居其制後聖不必居其述在聖人各盡其當然故聖人不生此理虛懸於天地聖人代出此理實著

於古今則布合无微之聖人以共明此一理而已矣聖人之謀理也本乎心是心也先聖不必有所傳後聖不必有所紹在聖人各行其

不得不然故聖人已遺此心或憂其息聖人迭起此心不慮其孤則亦合先後之聖人以共存此一心而已矣結處隱隱而出任道

亦好

子產節範重聽字不待孟子識而其意自月體

行馬得以下言私恩無益

通章演重平其政曰前政字反起後政字反收惟平其政

指出完全一個政來以為為政者法

子產全章

此見為政者貴持大體而不小恩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首二節持惜子產事斷之第三節漸說開去可也以上言王政當

行馬得以下言私恩無益

通章演重平其政曰前政字反起後政字反收惟平其政

指出完全一個政來以為為政者法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溱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孫儵也溱洧二水名

也約直濟人處在今汜水闢乃

子產見人有徒步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也天地不私一物君相不私一人此恩之所以下逮

也昔鄭有子產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可以無

但據左傳及為孔子所許觀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此只

就濟以與一事而言不必說壞子產事

歲十節此即

己所乘之車載而濟焉當時嗤嗤稱為美舉矣

猶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係事直書殿章自見此書法也按此節還是立案勿遽作敗

語致侵

下斷地

方合正入廟不背註

者修二意二者同在一月做起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光

後病涉不車指寢時說並徒行與行言未字要省有先時

預備蓋若臨時方做則已病於涉矣

君子節政惟其平

上條濟人之政是王政中一事此政字無所不該平也者

本此心之公善皆無私者以體帝王之猶病補天地之猶憊

由是而正紀綱明法度順天因人興利除害無不斟酌盡其良法美意均平周徧無偏輕重無偏廣從此無不足

將寒至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涉有兩字亦王政之一事也

即濟人一事亦自有政為王者母於歲時語民使大小橋梁固時

辟人只與濟人反照亦因出行乘輿帶及不重邇即語孔

聖繫繫呼應而既加一況字轉即照註自安君子曰

工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謂惻惻不利

私故其利之所及者小政則有公平正大之

體斯大矣四字亦不平然

紀濶之施焉此處且勿重提政字多

孟子識之以示訓曰治世貴識大體來

此節方是箇

張忘礙平其政句

興濟人特小惠耳而不知有為政之道

為政方是譏來坡云惟有及人之小利故無經世之

遠圖此惠字以事言與論語惠人之惠以心言者自是

不同又此只就濟來與一事言之亦不必說壞子產事

也

杠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其利無往不見然之分有薄厚草平者寡平字內有本領
有工夫有效驗濟外揮得威風公聞方與稱稱。稱相位
者曰宰衡平則如隼衡之無偏稱執政者曰秉鈞平則如
和鈞之各得如此剝削平字對照子產乃妙。故為即此
言小惠不可行正見王政當行故字緊承禹得悅矣。人
悅却推開說悅字校上濟字又指得廣通即所講水粘子
產亦不貼來與濟人亦字對濟字看且有日日意乃推到
勢窮處非是事也。政病在曲徇人情故點出悅字以破

告齊章

此見君之待臣當厚而故危詞以動之持為齊公之恩禮
衰薄而儻不對為臣者說若臣之自處人當別論。自御言
君臣報施之寔下因城而立舊成報禮之真德由君為尊
移湏重君一邊以見待之宜厚。蓋自御在周時言下三
節主去國以後言春秋戰國臣無定君所謂君者列國
諸侯耳。合則留不公則去不必以昔天率土之無常。告
宣王是眼目所謂興亡之禮也。君之即此論臣視君以
為報為得臣者誠也。三則半歸私由上補即歸軍其身三
段不半首段另提起一句一事講湏蓋寫出一體恩義意
下一段終照出直段不可不厚意湏事過歸軍不段玩
下口說寇讎可見。手足一句如手足有何之而用愛之
恐傷二義如腹心有極厚以奉之極親以護之二義極形
一體相關情意而腹心其君實因手足其臣文有微下句
連入上句者。王見即引禮以謂為服之由是去國尚有
服在國豈冠婚但此意湏全書不露該禮二句亦是下
節意不疏解。詳所引是指已故而未去者例非本文正解。必據弓所稱為舊君反服方是正解出豫書。豫
行而此示以舊臣服君之義。舊君之視臣如手足。諒
言是臣調護其腹心打聽算君能伸布其手足之則保
手足於無虞也。先听往則推手足於有用也。三年後收田
里是無日不念手足也。湏句而貼入手足講故臣有腹心
之病而為之服也。豫行二句曾在國既行其道有故以
下是去國又隆以禮三有禮達是去國後之禮不連諫行

車行者亦皆成民未嘗病於使臣上入政事說。特舉此事。政中濟人之一事尤見得王政體憲人情至周至詳。歲半冠二年言每
涉之難也。何用樂與濟人為哉而歲如是也。紅後輿渠本同時起工但功有頃閒故歲有後先兩歲字內含無者造之祀者修之二意
民未病涉自應。稻通義說但平時徒涉猶未以為病若到寒涼時則涉者病矣。未卜莫若先事預備意除熱民未病涉正對來與濟人
而言見子產以來與濟人者以民病於涉耳。若橋梁既成則民原未嘗病涉何事以來與濟人。鄭孔歲增其舊力者而功多歲有其規
人嫋而事賢義博。約稼之暇公司三日而不勞溝洫畎澑之間。春陽無勞而即就小事以沐以游而舉足如行閒歌無問或車或步而所
居。蓋屬潤行都大邑既不至自淮而遷僻壤荒隙亦無或臨流而嘆。民不知涉之為病而相忘為固然。上亦不覺涉之病民而直行所
無事然後之紛紛者殊可以不必也。蓋民本未嘗病涉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於關同。平平平也。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禮

天官闢人凡外內命夫

命婦出入則為之闢。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乘輿客之哉。王

之政惟施得其平而已。若為政之君子。凡天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敝之舉。如權衡稱物無不適平則所施者溥。所及者廣。出行時上節之際雖辟除行人。其避已可也。况國中之水。人人涉焉。安得人人而濟之。至有濟有不濟。其為不平甚矣。君子所宜出哉。橋梁言是王政中一事。此則推開說去政字無所不該。平是均平。蓋本此心之公。善以體帝王之猶病補天地之有偏。是順天因人興利除害。其良法美意。無不顯彰。盡善。使人各得其所。事事合得其利。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平字內有本領。有工夫。有效驗。須發稱相位者曰宰衡平則如平衡之無偏稱執政者曰秉鈞平則如和鈞之各得如此。剝削平字。閭照子產最妙。辟除也。謂出行時辟間左右行者。正與舍車濟人相反。細玩民未病涉。見不用樂與濟人行辟人。見不必來與濟人為伴。人人至不絕。見人之往來。無窮來與亦必不能盡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豫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請焉

武侯嘗治世以天德不以小惠。教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人致私恩以悅之人多日少不能以有限之力應

窮兵之求其勢亦終至於。故字承承與難以盡。說來每人而悅却是推開之論。具為政者之不平。病在曲徇人情。故孟子點出悅
窮兵甚矣。為政之富平也。孟子以破之悅字較上節。濟字又指得廣。及私恩致人之歡者皆是。日亦不足。只緣人多。故見日少。玩亦
字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有所難。過井日力亦不足用。王孫集引東國威秦其身於謫譽之表。斷神枯而法有以立。一出之以沽名之
念。則美言小數日相訛乎。人情而務其細。必弛其鉅綱。紀之不張。有不勝其瑣瑣者矣。職司天象。半斯人以嚴正之職。斷道尊而人靜以
聽。一示之以樹德之心。則望遠。濟軍得伸。至於再崩。
而給乎此必還乎被服後之易接。有愈見紛紛者矣。

嘉章會

此且待臣當厚而以危詞悚之。首節主在周時言下。至去國後言然報禮之異。

按臣臣過養主而有明聖之戒。不在此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二句如此二字則給水在國去國說而精車去國一章廣
舊君方切

宋子曰臣是僕過而閑但言是無事隙

善諫皆以為民諫則弊革爲則利興言諫則蔽

上串下湊後舊臣去國後道當未至一段知遇之恩方

生動一反便犯下即今不復諫不復言矣而回憶當

年猶耿耿不忘云

宋子曰題面是厚於民題旨却非厚

於臣要見是諫行德之厚澤要見民感君之厚澤即

感臣之厚言又豈是厚澤要見民感君之厚澤即

感臣之厚無已即臣之感君厚則出數倍與其聲誠學

對對舊君是舊君說作明是廢陽虛談固不切即滿紙

新朝故主亦不好有

去三二句湊寫出三年內之不忍

收贍時宜其歸華芳見君恩之厚誠雖全在然後寧

着精神若但寫三年後之收贍未能動為服意

此句

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尤篤至如此若說做規制故

事即成虛名若說惟恐天下議其薄即或矯飾若說物語

招致即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為服

今亦節此言冠雖之

謂以明臣不服君之由由與上反正修論正意

有故

由此與上不同諫行言聽實無可考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我也不行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得

也如合上有故句一樣說話湊帶出兩林神情

無罪章

此見士大夫當日猶以避禍而無能極重若有異當當責

自是國法勢之相及便是幾而可以即幾之所往惟此時

為可此明義之初所以不食而行歛之初所以有生萬之

戒也南軒人說到有國者不可失士大夫心一層意亦好

君仁章

此言為君者當正身即端木澄源之不居為臣民主大首

主感化望前章仁義主忠信此主君身而公在其中前其

非禮章

此見大人舜禮義表之非而不為其非也弟為公於察理

之精註繫理精足非字前一層附事順理三句又補出

其所以安此章之首唯張子時中及陳氏不混陳延之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子遇

臣下禮衰薄至於貧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馬可謂邈然無繫矣故孟子豈以此手足股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矣

馬則輕賤之然有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其踐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亦

說與註隨事因時意答若程子通本非禮遇異非義之說
舉主中正與註合未切○題面言弗為時多令發為一
身但明其所不為止以表其所為亦是照註發推處○非
禮二句禮義便是禮義非禮義是非禮義此云非禮之

禮非我之義者不是在別路上差乃是以是奉之非與違禮
背義原不同但天下唯是中之非其害禮義而尤其須割
醒而非字○非字最細但不合於時中者皆是禮義原隨
時事在轉移有今日為禮義而後日不可為禮義者有在
此為禮義而在彼不可為禮義者一泥陳迹便非禮便
是事之理義僕是時未宜胡氏以註隨書因時分貼本文
二句其當蒙引人數之謂禮義自原時事或亦有似貨
說者但順理以身之所復言處宜以處物得宜言雖時事
可厭而有往在物之不同家引之駁非禮解都取胡說
中也章

此責成父兄當奉不當棄不對不教子弟者說正卦教子
弟而欲速者說有兩養字其明不養便是棄不是不教也
上段重下尽言結之既見不可不養意中也二山中以
德言才以能言法者董闡意自誠別許氏漢書有寬以容
之之意董闡有漸以入之之意除過情有自然之教養生
順其性說董闡律之精純至凡其偏說更分貼得確要
之工夫皆急迫不得則同歸於俟其自化也俟其自化絕
無督責之意驅迫之法使之苦難而不入所謂養也如此
天地之食物皆上之養民一般故全學養字來湊寫得酣暢以致解故字但故字固從從
上詩語脈又湊不連上文則質二句董子弟大樹視

人有章此即不為以決有為見當知所擇董子有不為二字有
為就在不為中決之二句董相呼應朱子真攝張豎不為
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一事有兩面
決擇在一時不在兩事兩時上論而後猶至方纔非後日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博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比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鉅豎也

左傳襄二十二年鉅豎嬖於晉宣子生陳子桓子卒樂祁其妻老而貧適陳子患之相憐其

鉅崇盈也二十二年春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過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

會於少孺復鉅崇盈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為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宜

處其尊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今也為臣安望是哉在國有諫不行言不聽而膏澤不得不下於民矣及其有故而去而君博執之與

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雖出讓者異又窮之於其所往與先所住異方去之日遂收其田里與三年之收者又異此之謂臣之被

罷既為寇讎又何服之有信此節是發正善不與上節平對只今也為臣四字便有無限感慨

同是有故而去然諫行言聽宜無可

乎君之於臣當以一體視也

去之理而亦或有故而去我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而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一樣說話便有

雨樣情由

玩三則字一逐字較上文待臣子罷既委曲至情何等嘗境文法逐層遞下從在國時賤亞遠由至去國後禮極列傳

乃見寇讎之視寔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極盡

去之日

三字頂寫孤臣去國無限寥落緊抱上文透發則下數句不通自解

無罪

此示君子當有見過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難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遊之初所以有尾屬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羣

賞幾而作

著眼兩

禍已追則不能委

報策兩

孟子曰禍有先幾而見之宜早如列職為士而以無罪見殺殺士則殺大夫之漸也

則大夫可以致職而遠去矣殺精為民而以無罪見殺殺民即殺士之漸也則士可

以掛冠而他徙矣噫有國者不

有罪雖大夫可殺無罪不謂士而可殺也有罪雖士可殺無罪不謂民而可殺也且士既無罪士必

能安大夫士之身其國不甚危哉

高士院無罪民心義民殺之城之故曰可以去可以徙

集註見幾而作本為大夫士言是正意

南軒謂抑將使有幽者聞之悚然不可失士大夫之心是餘音

顧瑞屏徒曰保身私也殺今不主與徙而為之君者觀大夫為可侮而不復悔殺士之失薄士為可愍而不復念殺民之慘其防累者休矣子徒曰知機猶小也藉令去與徙而為之君者觀大夫之作而解網

以安士類懲士之遊而游寄以和民生其所全者不大乎○約旨以此章大寇讎以羞志次相處亦有意在于能養士臣能見幾

何至傷恩而害義

方朴山國所與立者大夫耳士耳民耳而殺之殺之以至或去或徙也將誰與為國故有國者可以警矣

不復悔殺士之失薄士為可愍而不復念殺民之慘其防累者休矣子徒曰知機猶小也藉令去與徙而為之君者觀大夫之作而解網

以安士類懲士之遊而游寄以和民生其所全者不大乎○約旨以此章大寇讎以羞志次相處亦有意在于能養士臣能見幾

何至傷恩而害義

方朴山國所與立者大夫耳士耳民耳而殺之殺之以至或去或徙也將誰與為國故有國者可以警矣

君仁章全貫

此見人君當正己以作則也

張良善曰一人元良始用

君仁章全貫

此見詩曰有營德行四國順此皆端本澄原之論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良善曰此蓋出上篇主言臣當以正君為急些蓋直戒人

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君身者萬化之原若存心處事一本於慈祥是自處以仁也由是而自萬民莫不與於仁人

約旨格心章以

人有章

此即不為以決有為見當知所擇董子有不為二字有

為就在不為中決之二句董相呼應朱子真攝張豎不為

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一事有兩面

決擇在一時不在兩事兩時上論而後猶至方纔非後日

非禮章全

此表大人以立禮義之準兩甚細指不能時中者

君仁義自指君心莫不仁義自指人政此只有

之後也原其直指口氣不甚遲緩口氣時大混入有守而後有為竟分窮達之後者有成據未子與橫渠復主知

擇說其切寔可從而安存健以不為為有守者有守是知之明不守是守之定知擇固重而守之固正見知之

明又多兼用能擇能守兩意以定識定力詮不為亦不擇但不可少重有守而反遺却如擇耳何以如所擇曰在格

物窮理之功精亦消歸到一知擇往是非中看得分明辟

之走路不走邪路方走正路又辟之於齊不下好看方

下好看是聖賢分別私理欲學問不足英雄沈幾觀變

其言

其謀後動作用錯看不得後來時文不免此弊近文又有

云人之力有限不能分用並然故必有不為而從可有為

此難貼知擇意偏于於是非上不分明矣假使力可分

用兼修務無所不為不可從

言人舍

此輩為揚惡德而借後患以揚之蓋有為而終也若是則是非則非原不為懼後患而自默也故為所當言或扶公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豈計及後患哉今但舉人之短發人之私快一時攻評則不善之人必逞不善之毒一時雖不遠報而遲早必隨其後機半消別盡情發揮後事將得當如何危言微愾語風

仲尼章

此言至聖無已甚之行舉為過譽者不以準也為字法就

行事說不重指學術言不為已甚蒙引謂凡事休中庸

最妙緊要在中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體認若本分之内

不少分毫自不消說但不說不為不及而說不為已甚自

是對過高者言註云本分是分別之分理所當無處便是

本分非職分之分以人言者也條辨云本分不貼聖人只

貼所為之官之理蓋事事物物之理本有審禁之分則仲尼所為皆當然之理泛應曲當不踰其則恰好至當所謂

不加毫末也（不為生有意如此自不至己甚也正從心

不論處

大人章

此論大人之言行合於義全無必於信果之心三山湧一

不曰學而目觀者以

其知之不明而意有

此就臨時審幾上說而宣為義

張峰謂大人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

所藏本領却在察理之精采

義成齋以隨事因宜兼詳禮義孟禮不專在事上說義不

專在時上說總謂隨事順理中原不缺時因時

孟子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折非為要是有如視聽言動必准於禮禮未合於中正即非

處宜中原不缺事胡氏雖分點而理自細括

禮矣世有強執其非自以為是禮而不知其為非禮之禮絕權常變必合其義義不得

乎時措即非義世有固掩其非自以為是義而不知其為非義之義由其察理不精故也惟大人平時研理既深

禮履也以身

臨事審幾入密自然隨事順理而禮之中正全於當體因時處宜而義之時措運乎一心當為是非禮之禮非義之而誠跡之所傳言義

宜也以處物得宜言禮

以義起義以禮行有分看有合看

精義天下只有一個禮義此外那更有一種以是而非道理人每云

未合於中正是非禮也却又近於禮是謂非禮之禮下句亦如此說不知謬甚蓋人惟察理不精非其事非其時強執而行之在彼未審

不以為真禮義而不知其通成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

匯父兩非字須從禮義轉出兩之字又須從兩非字轉出上八字要得個個

分明則弗為處自見精義的確並與禮通變無干

又云大人本領自在兩非字前見得兩非字為索解便落下一層

破註譬頭便別

辨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原是從大人眼中辨别出來若他人之為之彼原認作是禮

是我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則非察禮之精者不能辨矣

○孟子曰中也章金言

此見為人兄者當養成其而弟也善成處全吾食不食便是棄上段
重講下段反言正見不可不奉養意○此對教弟子而求速成者發

漢說下中間不得用解過太直無深意必信因果之心而推論宣佈宣墨之理此宜無過無失無尤之意但援以為不為言此案對言行信果說疏不同耳○此題有數解有不溯源大人者非大人與非權貴同固由无妄之明亦由學問消通本指自湧拈出有以推義為精義之專者非果無病病只在咽發字耳有請宣或可不信果者非是不在信果之外當言行四言行自信不信果某註曰頭言未嘗不信某至有謂然心而仍不食者非題張良下不必多此一折也有謂義在前信果義不古則不信果者非大人言行無不合我愚無不常不果處如此說及似大人有不合義之言○丁有謂欲求所信果者非大人自今言行之宜相不知其為信果者有較義仍是信信果之心矣○一讼字便忽然惟所在便圓活大人無必心諸解照註不尤期說其精有二行其先而特具號殊不必信果於後者却非此章正解

能者不為是寄省為王觀音曰：「有不為，非易能。」一切不為，**耳人能於是非之辨，則為不消。」一切不可妄為者，斷然其有以。事間事功於人之所當為，自心毅然肩承，而力任之，更何有不為？**介然處起，有為不妄，小看聖賢之道，猶君相之事功，皆假持。德軍接着為與不為，兩境亦取兩候。觀幾卷云：「不為不仁，則一者只是不如此；才能如此之者，非後日之拔也。」王方龍天之言，人之材質，不啻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材者，然確操既立，則才猷盡發。外物則才智足以任事，一是相其機會而不急於見功，則沉鬱以應機而中元。惟天下之至勇為能怯，惟天下之至勤為能靜。****

言人善此戒稱人之惡者特借後患以惕之一後字正要他方當時便當及後患禁其口而勿言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行之宜初不知其名信果至有叔載義仍存信公果之
心矣○一念于便尤然惟所在便圓活大无必心諸解
釋註不尤期說或精有是行便先而時具無殊不必信果
於後者如非此章正解

仲尼答晉
此舉至聖以示則
專及過高者發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子
真和孔子未能以是辨之孟子曰所謂聖人非必有奇特之高明而能成其事者也惟其行各協乎至當之則未嘗失本分之以故能無過不及而無往而不當也

此論大人精義之學以立言行之進首二平挑起下三句只一氣讀兩不必與惟字緊相貫注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二句已卒亦未嘗不信果也此句正與兩不為圓合下尹注了本義

無所入於其間則所謂純一無僞者原自是足不是抛却
施一無僞而另有所為或違而離也○故能萬萬從一主
合得樞期題神像道○語類著漫雨墳看大人熟不
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須將大人之心赤子之心合得開
知能赤子無所知能亦是無知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
有智覺底純一無僞若使赤子機關許些子利害便失亦
子之愛莫大人心下無許多巧僞曲折也○赤子大人之
心根處當指「發育本末」

三

此見人子以遺經名大業。苟有富所重。蓋以上山形起。
下向非以養生為體。平墓言送死之。而大須照註當鑿立。
意便此相形較勘。以人情言。一服後。倉皇必事覬言。
失猶可補。一悔恨難追。考丁指本主之事。不設許多備。
物之與漫消之儀說。送死兼殯而附身外。而所指之營宇。
作為字看。宜作古聲讀。非孤當之當也。

此示人以心得之深而感情其妙自得是全般上體深造之道是自得工夫安實深透源本眞得中妙處分不自得之效驗矣自得之是效驗矣二句分上是君子學務自得下是推自得之妙而申言之上言其欲自得下推其所以欲自得也一凡之字俱指理言理本其於原即理之真不外者所謂仁義禮智之性也自得即得其原矣不必泥久違源單頂實深則學字自可換起原深故道亦深深造自是窮源之法首尾互映貫深造二句聖賢工夫不外知行深造如知務窮神行務達化也以道則知有

之方行有行之方也自得之自得而知無不知然後又而行無不行也深造以道其自得少本自得是推原深造以道之心孟子正謂良人做工夫非教人忽然尋個自得也故自得固更而深造以道更重其說却上句單講自得者非

謂深造者其福。謂深以道亦有一真。不妄宗於虛無之
中。蓋多一念此朱子務盡其知。而不苟亂其先復之節。
復多之序。此末子不蹤其等之畫。深造是深造以道是以

曰言貴信行貴果但有意信果則執滯而不化矣惟大人者理極其精而心無偏主其言也不先期必於信其行也不先期必於果但以推義之所在耳義所當行則近在而後而自無不信之士義在實行則見後必為而自無不果之行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為天下法也若過喜近事即是無過與而取後之意陳大士言不恤而言之後安在也行不革而行之義安在也大人無惡果無應果之取必而病於己也恐情果之取必而敗乎也也蓋咫尺之土可以彌故當而不可以趨時變天下之所賴蓋有人焉其心要可由於先天而尺寸之為顧有所不肖過方之訓可以化積滞而亦可以啟和心君子之所自命蓋有道之其外似乎可據以利害而不移不屈之忘穎有所必持勤學鑄有同此信果而出自大人即名義者有所主而為之則私無所主而為之則公也抑有同此不復不塞而古自大人方為義者有心以為游移則性無心以為因應則性也又者不必信果之時是養之惟情處要未嘗不信果之志惟一處而意合者方圓又大人之於言行有必信公采之時而無必信公采之心有不信不果之時而不博子必信必果之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乎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先將大人不同赤子。勝起一層說。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此不失是矣。而充之。則性反疏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此不失之功用語意。五子曰。通達萬象而知能無不至者為大人。其於赤子固無絕矣。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固理端歸重不失上體者。正由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內不蔽於欲外不蔽於物時保此良知充之而知周萬物。

水守此良花燭之而道生。未有嘗悟擴充之功而無巧偪。未有大人二字本文已解明。不思另生大節。心本未發。於此注其純
朴之迹。人者何以自有之心而負天之甘以大人之名讓人乎。而一無愧之本然。是不失正面而擴充亦只是擴充。此卒然若而能
不失耳。勿打作兩般。張火仲心之失也。不失諸無意而失諸有意。大人者。何思何慮者也。依然赤子之無意也。而有物窮神知。孔通蓋
復而徹。鬼神初非有所加也。正反觀赤子之心而還其無意者而已。心之失也。又不失諸無為而失諸有意。大人者。行所無事者也。依然
赤子之無為也。即有時成務。定業。參天地而彌古今。亦非有所增也。正機充赤子之心而還其無為者而已。頃水心學問者。失心之害
也。大人之學。且問者。亦不少矣。而要其學。且問者。止於護其不學問之良也。惟不學問。故學問。蓋得而圓之。惟不失其不學問者。則終莫
得而圓之矣。大失。患忘者失心之端也。大人之患。且虛者。又已多矣。而要其患。且虛者。仍自存其不由意之初也。惟不回慮。當心處。淡得
而域之。惟不失其不思忘者。則終莫得而域之矣。大失。福麟士。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不失其本心耳。玩一其年。即大人赤子時之心。
故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須看出大人赤子同而異異而同也。故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須看出大人赤子同而異異而同也。
在不失二字。內員分曉。參引一故態禹尊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

養生章 此教人子情之急非以養生為輕也特以形容送死之尤重不可。勤學此就人道之常知言之其養生不能否遠死何尤。

在不失二字內見分曉。李引一故能為著述一生，此理最好。恩帝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

事發

道之常耳至於達死則人道之大變矣之事親會友無以
於身者心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門石子曰人子事親生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酣可後補木足以當大
事不可少有過者牛指養生之事言該許多備物之數溫清之
道限者也

道兩屬是僅重文與側重以道上註中而必以其道可基
明時文脫却以道單講深造者非一看混詁此是君子造

道不但脫深字並道字亦看錯

自得三段此言自得中

趣味居安資深達原俱無自得來是時都到仔細謂

無節次是也然亦可接遞却各有境界三則字反正面各

湏疏出相因之所以然題後亦不得再其自得以侵下句

○居是吾心居此理為已物資是平時未應物時以此理

來應物取是臨時應物時以此理去應物三字湏分得

清楚或問未得則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

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則居之安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

起怎樣便適也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

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遠而易耗惟居安則資之深如

富人蓄積之多金珠財帛出而不盡也無所資者固無本

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難遂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深則

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水之源則滔滔汨汨不含章夜或

沂或公無不值其來處也

資之三則固從自得未厭亦

繫跟居安說下然承單名有法入手即當擗原字以自

是取之於心借左右字以明其近便耳生近言不待取之

高遠非一處言頭頭是道既居皆是自有兩意湏活看左

右透徹詳原

故君子曰與上文大同境別上重敘字此

重故字湏緊承上看得之妙意曉故字但欲字中又湏我

補工夫非深遠以道何能如此

博學章

此指由博反約之功全在詳說玩一而字為重詳說非對

待語也合覓博約兩項不知詳說博約中間父會義正

用力都住此與前章深造以道二句例有兩章工夫俱重

上句下特言其全意耳故此題語意下的推原其說正以

申足上句自與單列博約者不同須重不可徑約兼看注

未剖開註甚明之學力反約為自得得非常說其博則

無由約也大須從頭而翻折而入則以而字跌轉自解

○博約詳說即上深造反說約即上自得但上章兼知行

此章單以知言博約四而字明白重在詳說頃串游事發就詳內該得審問慎思明辨註所以字者字是此虛神

君章會

此明君子自得之學以自得為主體而工夫却從深造次道上自得已是驗居安資深達原却從自得中詳言其事此是功效次第固非自得後猶有許多層級但相因之序如此與大學定靜安慮敬而后意同此章兼知行即曾子所謂之一貫也下章專

主知言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於心者

菑而不搖

安固

則所養者

深遠而無盡

謂此理充於內

所養深

習用之

所在將以句此原詳說博主音說字即取上說字來上詳說是講究出一事一理一物一理來此說約字講究到萬事一理萬物一理萬物列融會處便是約約即吾心之一理也未融會則一件是一件總融會便合為一件反字自有着落理本一而散為萬物頭本是約的今萬件歸博了仍回到約上說曰反但反字不帶力孟夫子盡於詳說也約字止貼在說字下足以知是與約之以說約字次行言者不同具約禮約字是活字此約字是死字條辨人該行說謂博學詳說時非全不行既一以質之而所守亦無不約本但依大成陳氏及蒙訓講

以善章

此見王道得人心為以善者於出根原貴能不貴能在

服是要當時諸侯誠心為善者此章直推到王霸心原處

善同而以善之心不同較前篇以德力之說為更精微以

篇在行市上說城偪之分在力與德半在此心術上說公私之分在服與食字不當引彼以釋此也首四句雖是平

說又與他處王霸對舉豈不同當以服人二句引起養人

二句語意不平有二句承承天下而反言以次之蒙

引作繼承上四句亦不必○人字斷指平章諸侯有國之人說朱子所以取湯文為註不可就教養百姓講善不外仁義我仁義而勝人之不仁不義是以善服人我仁義而勝人之皆仁皆以善為人養生有濡焉之大度有所濟之久道忘服人今續往註中取捨同歸就體認服人二字連下人字若說善服善養便非末句指出字則上服能不服能但宜點人心字

言與章

此為破除者深著其過失亦有破除者之意凡人謂天理不足者言不足措置不足法者皆不祥之也然不可謂善不祥此句非空妄言也特其破除者之言只以引起下句首句是繼下二句擒之者字指二不指人當之二字寔矣皆之甚醒註或說兩首字不聯貫不如前說為要○賢者識家之詳載督之言即是然的當且以忠義以邪為正出口便已不祥况國家禍生靈殆害

句欲自得不可移入末句只在深造以道正下手未得力時著相安則可功裏見效然後自得可致襄見功深造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官深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一自得下面節節都有九之字係多引指此理為確此理編織於內為居一得而不復失為安資訓猶指如籍之以應物深是充足於內足以備用不殆也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植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一理也未融會則一件是一件總融會便合為一件反字自有着落理本一而散為萬物頭本是約的今萬件歸博了仍回到約上說曰反但反字不帶力孟夫子盡於詳說也約字止貼在說字下足以知是與約之以說約字次行言者不同具約禮約字是活字此約字是死字條辨人該行說謂博學詳說時非全不行既一以質之而所守亦無不約本但依大成陳氏及蒙訓講

以善章

此見王道得人心為以善者於出根原貴能不貴能在

服是要當時諸侯誠心為善者此章直推到王霸心原處

善同而以善之心不同較前篇以德力之說為更精微以

篇在行市上說城偪之分在力與德半在此心術上說公私之分在服與食字不當引彼以釋此也首四句雖是平

說又與他處王霸對舉豈不同當以服人二句引起養人

二句語意不平有二句承承天下而反言以次之蒙

引作繼承上四句亦不必○人字斷指平章諸侯有國之人說朱子所以取湯文為註不可就教養百姓講善不外仁義我仁義而勝人之不仁不義是以善服人我仁義而勝人之皆仁皆以善為人養生有濡焉之大度有所濟之久道忘服人今續往註中取捨同歸就體認服人二字連下人字若說善服善養便非末句指出字則上服能不服能但宜點人心字

言與章

句欲自得不可移入末句只在深造以道正下手未得力時著相安則可功裏見效然後自得可致襄見功深造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官深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一自得下面節節都有九之字係多引指此理為確此理編織於內為居一得而不復失為安資訓猶指如籍之以應物深是充足於內足以備用不殆也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植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一理也未融會則一件是一件總融會便合為一件反字自有着落理本一而散為萬物頭本是約的今萬件歸博了仍回到約上說曰反但反字不帶力孟夫子盡於詳說也約字止貼在說字下足以知是與約之以說約字次行言者不同具約禮約字是活字此約字是死字條辨人該行說謂博學詳說時非全不行既一以質之而所守亦無不約本但依大成陳氏及蒙訓講

以善章

此見王道得人心為以善者於出根原貴能不貴能在

服是要當時諸侯誠心為善者此章直推到王霸心原處

善同而以善之心不同較前篇以德力之說為更精微以

篇在行市上說城偪之分在力與德半在此心術上說公私之分在服與食字不當引彼以釋此也首四句雖是平

說又與他處王霸對舉豈不同當以服人二句引起養人

二句語意不平有二句承承天下而反言以次之蒙

引作繼承上四句亦不必○人字斷指平章諸侯有國之人說朱子所以取湯文為註不可就教養百姓講善不外仁義我仁義而勝人之不仁不義是以善服人我仁義而勝人之皆仁皆以善為人養生有濡焉之大度有所濟之久道忘服人今續往註中取捨同歸就體認服人二字連下人字若說善服善養便非末句指出字則上服能不服能但宜點人心字

言與章

脈實質通引而引起下節實質質下四章皆禹之武周公皆是存君子之也次節持從身說起以人心道心之傳自身聞之也通章以註性字實而之字指性上之字是形而上者是虛字眼不可操作名目時文以爲命前輩御貴此箇中庸以闡然爲章言者一建誤斷不可從人之節理非君子不能存人乎包庶民君子下二句抑揚重君子邊以引起到聖來人之向所以異處頃有清滯原頭天未嘗必以全書與人以偏者與體落形氣後則物之形氣偏者不能全其性人之形氣至者能有全其性此私見而理亦異也註得形氣之正指有土之初物不得而人得則異能有以全其性指有生之後物不能而人能則異但此處只講來本不講學問則能全其性雖指像未能用功說而其實是本来自其能有此人即有此能與性情才之才字相似與下而全能之能指已能用功者不同妙有錯亂希二字不是說舍此之間是指此好底說故下承言去之存之此即從道心惟微句來而人心惟危意在其中當是極重極危之詞非輕言之也喚緊提綱在此頃發揮鄭重聽見得異君子向之字據所之異於禽獸之理朱子亦本註謂全其性尹註謂存天理後兼謂天理常存則所謂憂勤惕厲亦謂以此存其心之理耳○若開口便從君子分門別類便不破切頭跟上庶民落下一照就名雖為人而無異禽獸有求則君子自出得着力說得關係矣後路令存上在下在前後據看君子名于實及上下前後不然同而存之則同也且君子一人存之而庶民皆不得去亦可推說○存實者力主以心存性說註知字是不以存之之門祇就四半是不以存之之法工夫自取知行說卒能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之法工夫自取知行說卒能節節是君子存之間山之祖項窮起一頓至取本末不舉君子聖人故尹註闕外遺節以知行板對似難解質價如

取爾

舍放

上聲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泉

有

原

倫物之理即仁義仁義不外於倫此行義即是見於禽獸

即其安行處不分先後聖人固不若學者之先知後行也

須一事貨見下雖本生知以為安行方見知行合一○生

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若論倫仁義人未嘗虧欠

辨明二句兩項事物總是庶物不是人物之物人生所居

總稱人倫人是庶物中之切要者明察而照舜發揮萬物

確如六府三事允治九官十二牧咸理等是明庶物如克

諧以孝不苟而娶等是舉人倫不待因索而自然於心

曰明不得推高而無一究不盡曰致雖有詳畧之別總不

是著名字看兩於字可見

由仁二句理散於萬殊則為

倫物真於一心則為仁義仁義即貫徹於倫物中肫

然而疾然者行即行於倫物之間也如此講仁義總有

看落上行字不着力直顯仁義為下行字着力猶與仁

義為一也二句正反下句轉說以足上意由仁二條

辨仁義根於心由心行使是為仁義行即從心不踰矩之

謂由學若少加意便說成兩件○根心而行如涓泉之時

義亦是人見得如此須正發由行不可一語犯下反面

歷叙君聖之事以見其誠之心也統之傳在心不在事

但心不可見故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心非謂是事上發於此

也段段須從山腹歸屬之意未方見底聖存之之巧然

說來要似聖人之競業不要似學者之妄用功要似聖

人之全體流露不要似聖人之聖口此一事

禹惡猶禹

字有相連處正是禹之精一無間移而別聖不得

湯執

節須起湯聖行政用人兩事半對應宜開寫不可空合謂立賢見成中內事者未合前後各舉一事自不得而並執

中此中指行事之合乎中合疑已發言治桂云虞建號

人物之相去不遠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有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已矣

性為少異耳

指人之學問用功說

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一然半乃轉出所關至重所係至危

衆人不知此而妄則名雖苟人寧無以

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孟子曰天生聖賢所以立人道之極也

而其相傳之流有

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未之知也蓋人物之生同是受形受性但禽獸偏而蟲人全而靈能全其所性之理其與禽獸不同人皆知之而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鉅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致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常放忘情

註并形氣說者以非形氣無以乘載此理也人與禽獸只爭此子蓋重言之非輕言之莫斷端微設此幾希平且出於知覺運動之外

者乎危哉此幾希平其寓於知覺運動之中者乎君子兼上下安勉說有自然存之者存之內該知行二項引說本註

謂全其性戶註謂存天理後章註天理常存則知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

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說

註并形氣說者以非形氣無以乘載此理也人與禽獸只爭此子蓋重言之非輕言之莫斷端微設此幾希平且出於知覺運動之外

者乎危哉此幾希平其寓於知覺運動之中者乎君子兼上下安勉說有自然存之者存之內該知行二項引說本註

謂全其性戶註謂存天理後章註天理常存則知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

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說

看方與下數章合勘學錄君子是擇先覺之權樹羣倫之表者不以庶民之陷

溺而殺然為之維持并天下萬世存此幾希非但作自了漢也看下數章自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

篇窮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

義之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主觀清曰舜雖

無不存究竟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存之之統者其舜平蓋幾希之理不外仁義仁義根於心故之為庶物

亦是存之者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主觀清曰舜雖

明為人倫之至於惱如庸樞大端不假明倫之學而自極其詳察此生知也就比倫物固理得於人愛周於人者在仁心有其制事協其宜

者為義舜則仁義本所自有其慈祥愼惻從心流出隨所行而無非仁其裁制區畫從心發求任所行而皆義非以仁義為美勉強行之

以求其合此安行也

主觀清曰舜雖

君子之統肇於此矣諸事皆是人倫即庶物中緊要者錢鵠萬物皆備於我天下無性外之物也舜則明白洞達非惟知其當然而且

知其所以然殆無之一或遺焉其間五品之人倫尤為吾身之至切者也舜則鈎深窺遠非惟察其常而又察其變始無一之不詳焉

主觀清曰舜雖

采臣人不云庶物云庶者物多而人少也所以貴人而賤物也物無倫而人有倫者人靈而物愚也所以尊人而重倫也

主觀清曰舜雖

明察註分淺深蓋庶物中許多沒緊要的惟五倫最緊要故或答或詳如此非舜於庶物但識其理而不能盡詳也聖人生知朋一件知得不周詳

主觀清曰舜雖

精切引說庶物人倫人人都有生知只在明察上分別按司中看兩於字便見出於自然的約同明庶物如在繕織同度量五采彰施

主觀清曰舜雖

五色五音出納五言舜使事事精到察人倫如瞽瞍底儀立父子之極封史有庫立兄弟之極釐降二女立夫婦之極雷鳴蓋道立君臣

主觀清曰舜雖

之極友離陶方回七人立朋友之極方百川天若懶庶民之無以測其分而以舜為之質而舜能足其心足以足天下萬世之心而人倫

主觀清曰舜雖

○瑣叨湯之本領工夫時勢不同若非聖學無當也且要歸入心裏去見一人一事之大即心性之德有能方是更勤惕厲以存之本旨 注賢句 方是貴賤親疏之相無方如未用則不拘世族用則不拘骨格須從憂勤惕厲中看出一片箇在上帝之心來楊雄斗大於後悔舉伊尹為例有把柄又摘訓賢如仲尼則出自仲尼之後可也賢如伊尹則自出來野之微可也 下主節 治人脩己靈傷不生於民而生於視重視字道不敢於見而歟於靈望字總形容其不自足心常非具有傷集未見也注二字二猶字俱宜玩武王節禮未子俱兼人與事上或人謂兼時與地言自湊合四項貼定武王節發或空而御之心體便入邪徑遂遺原無定形只在我心取肆上分別而不字實實說他不敢總是憂勤惕厲存文功不徒是武王節禮 神 聖人精神無處不貫無分毫遺漏類謂聖心如湖水上来謂難以消寂一時俱滿其語極精此雖分言猶不泄即達到之意而歟之不忘即近裏之意而據之通首一句作瑣不合作博下四句末得已得作平對此之至至宋高遠 周公 此周公以相道繼君道之統思字通節綱領思兼以一心僉具全也下五句正極舉忠兼用心周密無縫毫端無不統成六德之威矣宋泄過仁定限落 周公 雖周公不但遠達文武人欲遠紹禹湯須從大武稱貢禹湯四聖而曰三王以代論也二句一氣串下謂兼三王之四事而施之非謂兼三王然後去施四事也須就東施二字發出關係來所惜者元子固三王之位所佐理者天下亦三王之位公之思實有不容已處但亦勿諱似周公集大成聖力五字約舉之詞周公意不合是從愚兼處看出情狀乞其非理有不合也不必俱合耳此句瑣另頓體目而不思甚空聽被蓋嘗雖不同理却不必思只是意其理而欲行之要通竟在內侍里而

過半吾性之全也所行自由義而出經綸乎大經曲成乎萬物不過從其心之欲也接
義之行雖由於仁義不見為難也行仁長者君子所同行而見其由則率所獨廣矩訂
之理明者明此察者察此大舜見得倫物即是幾希故明察處即是行是為由仁義行
故又找其行仁義行字是晉刀字與上行字不同舜惟性之之聖故
即與禽獸無異初聞鷗庶物皆幾而之理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其大本也舜
者卽仁其釐然者卽義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據舜之安行卽本其生知者行
猶誠意正心必先格物致知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
君子是聖賢之通稱冒下數章舜雖不待存而無不存究竟亦是存之者
此水土盡而氣五聖以繼存之之統也論相承之序在心不在事然心不可見
故各舉一二事以見受物陽屬之意又俱要見得是全體底露處總註可見

○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舊本皆作戰國策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詳禹聞善言孟子曰水能載者福也其於旨酒易以惑人而如納之以破道心之著而凡天理之正皆所必嗜矣禹心上事故好之兩手中用而卒患既惡以防人心之危復好以保道心之微正精一之學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如此講方移掇他王不得條擣禹惟此心過絕人欲全無一毫之留故一見旨酒惡心便動亦惟此心純是天理原無一毫之間故一聞善言好心便生舉二事而全體具見幾善是性好惡是情禹則正其情以全其性所以能承存之之統歸震川旨酒人欲之所在也欲之來也因於有所間而入過於無所間而止聖人之心常存而無外也則惟見其可好焉耳善言天理之所在也理之於人也因於有所間而拒過於無所間而合聖人之心常存而無外也則惟見其可好焉耳

湯執中立賢無方主執講學而不大中翫過不及之名此中字方猶類也賢無方惟賢見之於位不陪其類也體行事言

繼高之後則有湯武之政也。是禹幾之或失隨經紀所及，盡擇其中而執之其用人也。念天地之無根柢，皆可用即升其人而立之。而為中不待言。湯以子文易代謀以聞知承見知於危機之理易陽故揚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者，實以禮制心立中之體以義制事大中之用。胡思慕儕高舊服者得大道之經經亦中也。矣。革夏正者得大道之權權亦中也。無方如賢如仲虺則出自仲尼之後可也。聖如伊尹則出自莘野之微可也。何士玉不通不殖既有以清其實德之原無實相官入有以盡其用人之道。王道人方之屬於世類者可以待庸人不可以待賢士。方之拘於資格者可以待小賢不可以待大賢。文造攻之事賢有功而立賢不必盡以功。故湯之時無世壽一德之朝。賢有德而立賢不必盡以德。故湯之世無遺才。優憑執中則處義精密無方則用人無間。恤參執中即是欽崇天道。幸履不越無方即考求俊人簡在帝心湏就聖人心。富鄉辟向裏方與存之嫡派相入接惟執中而後能立賢無方亦惟立賢無方乃見其執中不天二司爻互看亦可。

而子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心喜。猶若未見聖人也。’

後者大王也其古人曰在惟原所好於此民已安而利之則
之愛民深上而求道天下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若
有傷其推心即無一民不被其澤而猶未足也其脩己則不聞不休使
先登岸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推傷不生於民而生於種道不歎於見而歎於望曰視曰望皆大王之心想修而出於德潤復
其心即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尚未滿也隨時保民之至體道之至發出一念不自足之。望見度量怡養真與聖人愛天下之心無窮

是時其思不外之理而未行之者亦甚耳他則時光景如此不若自己施行其事謂之至思以某三憲四精神最大公亮其發周公之憂勤惕厲即三王之憂勤惕厲也仰而向此見思之深者并勤於形貌從仰字有其君但深發思宇夫舊之論

卷之三

楚庄公謂羣
賤民不用命
不暇觀之

春秋作而秦義孔子所以繼聖人統也全秦未郊
字通章許叔春秋始末首即推春秋所由作次節至其事
其文二句是言未經筆削之春秋僅為一國之史未引孔
子二句是已經筆削之春秋則為萬世之經義在故也天
下有王者則此教者為王迹而一時指為詩歌天下無王
者則此教者為霸國而聖人固定為筆削是五經為孔子
之教而春秋孔子之政也故其義不止為一時之義實
舉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具存之孔子之心一脉尚
渴文武周公之心而已必如此合上數章盡屬聖人筆削也
是緣史以成經是緣兼以尊周是緣廟以明王大有云春秋
一書有所據而後有所緣而起有所折衷而成三句定
三節既甚上者猶以起春秋將何為而作一喝方舉下
然後二字蓋頤云緊要在此述燒一旬則詩亡止是王迹
燒證跡耳不直詩也作春秋限迹燒來是扶王迹不足破
詩亡但題目推所以作春秋之故若春秋足存王迹論
尚在未跡取裁未宜先透王者曰述追詩亡只是一事
事而字不大作折須將王迹並詩文關處動盪轉出述追
之章偶有足俗歌謡具體列舉耶與列舉之風同故止云
王風而不列之為推亡乃不復作之謂非前此之雅亡詩
怒亡也或嘆異雅頤公詩俱亡則與註背若謂詩亡則
來遠後仍有詩若謂詩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真辨
分劉爲出世道人心之憂懼則按此春秋語氣自相
原不為詩而作春秋也是春秋聲譜本無間連如泥詩亡
得明了

武王不泄遁不忘遠濱狎也遁

而憂天下之
心亦無窮以無窮之心而視天下之民則莫不者不足為幸而子患之未加者深是為患道之深於人下者不外
而心之存於聖人者亦不外以不外之心而求之天下之道則莫不者未易以得前而深然以深者猶似其龍也而深間者猶似
小民患鮮經其則其相民如傷可見不
顯亦臨無財亦保則其望道未見可相

王氏書

而安天下之心亦屬躬以無事之心而視天下之民則莫被吾之靈者不足為幸而子惠之未加者深足為患道之靈於天下者不
而心之存於聖人者亦不思以不思之心而求之天下之道則為遠矣以程者未易以遠而淵然以深著德性無能言也問其所以
小民患鮮豈莫則其根民如陽可見不顯亦臨無財亦保則其靈道未見可相

也文王以爲

全尹唯其往

也何贊之有

亡彼作開說爲高但春秋雖非有意繼也而春秋之發貶

無詩之利只是個意況題面既已略聯作文耶即此

○漢衛出

於家奴全自

躍出於侏儒

之子沒入官

養馬後爲馬

監槐主與羣

臣論選調季

冲曰今日何

爲專取門品

不拔才能傳

說才能守

魏主曰非常

之人曠世乃

以門第得之

卿孰若四科

司馬溫公曰

選遺之法先

門第而後賢

才此魏晉之

深解此觀李

文之贊不能

免也唐太宗

擢用張良素

元來嘗爲刑

部令吏上書

史不論是偏舉之者以是爲列國之大者也獨下文

謂元素雖出

然後四字拘拘以待春秋兩較數掌合附會是春秋續詩不是以待春秋雖亦矣時解作猶宜不如此

亡彼作開說爲高但春秋雖非有意繼也而春秋之發貶

無詩之利只是個意況題面既已略聯作文耶即此

所則晉征伐不行采薇出車之詩不歸於是戰事突

教衛則晉侯同不舉車攻占之詩不至於是盟戰上

則晉侯之憾無間是乃之詩固缺矣於是納王則晉侯

周則晉錫命不降於朝無戎之詩遠陳矣於是錫晉錫命

則晉錫命不降於朝無戎之詩遠陳矣於是錫晉錫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滅為國風而雅也陳新安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儕爲文義子上此處勿預遠路述是實亦對空名看詩亡註謂雅亡蓋東遷以後王風十蕩蕩民間之詩非王朝之事自是風而非雅即秦雖為大夫之詩然亦行役所作而非獻納之詩方與民間詩一例故不得列之爲雅注闡友陪廟命討王法也見於政教號令天下上下陵簪名分弗張孔子憂之一筆一削萬敗賤而春秋作焉苟詩不亡則迹未復春秋亦爲而作哉而所以存王迹者尚在下之而為雅王者之迹既燒則唱頌詩不行為天下無殊列國之香故降之而爲風因跡錄本是王迹燒而詩亡因詩亡而王迹猶見其煥按雅詩以志王迹存則俱存也春秋以維王迹亡而不亡也味然後二年春秋之作固不系乎詩却緣詩亡不得不如此覆頓詩亡亦正重傷王道也附考小桂齋序有宣王馬春秋所以無作也王風不得雅君子所以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高懷周易之詩得孫子仲尼忍則亂賦之章猶未滅也亟表之詩得太子之命然後安則寡春之亞猶有惟也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瞽詩之中國廢無人矣春秋所力作與雅詩所以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高懷周易之詩得孫子仲尼忍則亂賦之章猶未滅也亟表之詩得太子之命然後安則寡春之亞猶有惟也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瞽詩之中國廢無人矣春秋所力作與

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孔子至襄十二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且周公陳王政而作此風即王師征伐皆入之王之名風何嘗是降者云雅亡即平王東遷而正月諸詩篇什猶在并云風亦亡則自抑之以下作者尚多隠公以來風寔未亡然則詩亡何說也詩亡者宋詩之官廢也蓋天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人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血降此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也一自太史不諱風猶野不采詩并庶人之議亦無自上達而相暴矣作由來者漸矣由是孔子憚而作春秋使天下知天子采詩之官惟公所謂公好之無猶是也因是寫其敗以申王事之勤矣有王者起今之諸侯大夫在明命令在所貞乎在所罰乎如此而後庶臣職子備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所以存王者之迹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春秋傳音

晉乘義未詳趙氏以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晉以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

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畫之名也

春秋傳音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

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畫之名也

春秋傳音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记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记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

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畫之名也

春秋傳音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记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無聲古者因爲凶人之號取记惡垂威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鐘舉以爲所記